



北史
十七



リ 8
1735
207



特
1735
207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周惠達

馮景

蘇綽 子威
從兄亮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曆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閣下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謀反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為故人獸口惠達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魏川屯鳳崗
氏關南中

從遂用惠達為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寅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
寶寅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
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歸於周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
任焉周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
馬封文安縣子周文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
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
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周
文與魏文帝東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
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
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

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
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
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與令景少與周惠達友俱
以客從蕭寶寅寶寅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領尚書都令史正光
中寶寅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臺都令史及寶寅敗還長安或
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
遂反及寶寅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
拔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至甚有
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即與景歃血託岳為兄弟景還以狀
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
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

景叡及酋渠爲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
孝武帝帝甚悅又爲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後侯莫陳悅平周文
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
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
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
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周帝
餞于都門外臨別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周
文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
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周文與僕射周惠
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
惠達人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

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
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
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
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
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間以政道
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
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
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
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
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
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

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
施行之其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
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
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
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
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
是非旣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
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
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
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
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

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
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
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
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
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
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
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
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
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

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

人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說嘉禾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

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
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
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
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
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
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
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
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
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
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
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

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
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
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
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之胄乎
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
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
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
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
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
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

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

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視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

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鑿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

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各當深恩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

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紝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管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儉

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邇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

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
祖誕敷文德襲惟孝武不實其舊自將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
于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
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人瘼惟彼哲王
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又上帝降鑒獻聖植元后以又之
時惟元后弗克獨又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
辟之命官惟以卹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
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彛訓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又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
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
何弗繹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
不造載繇二紀我太祖烈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

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譽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
明克又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
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
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
職尉惟司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
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
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祖
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
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人父母人惟不勝其
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
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寔爲教本嗚呼
爲上在寬寬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皇帝若曰卿

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宮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于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訾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秦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惟

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命功將及叔世逃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迺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慈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于位時年四十九周文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

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周文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周文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外周文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周文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周明帝二年以綽配享文帝廟庭子威嗣

威字無畏少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文帝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字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爲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標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隋文帝爲丞相高頴屢言其賢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頴請追之帝曰此不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受太子少保追贈其父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文獻皇后對觴召威及高頴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嶮處

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威進曰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嶮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嘆曰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諭帝帝爲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帝拂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心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

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頴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壽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戶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饒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駁帝令朝臣釐改舊法爲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爲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敕勉諭殷勤未幾起令視事因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頴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人訟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

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爲亂生鬻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爲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復言威以曲

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帝幸仁壽宮以威總留事及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煬帝嗣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頴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修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餘復爲納言與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封房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
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
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
疎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已百姓思亂
以此微欲諷帝帝竟不悟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其孫尚
輦直長儼副威子鴻臚少卿夔先爲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二人俱
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
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先后
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
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

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百銓衡時務朝寄爲重
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爲比後從幸
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
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
厥俄亦解圍去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帝還京師深根固
本爲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
知帝不可匡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
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
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
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
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
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

典選濫授人官怯畏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智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太宗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

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時年八十二威行已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其爲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爲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奏聞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尅捷由是遂致敗亂爲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聰敏有口辯然性輕險無行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議論詞致可觀見者皆稱善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爲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見而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

罪免居數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
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唯此一人
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洗馬司朝謁者以父
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
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略蠻夷來朝帝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率
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接賓客
者爲之乎咸以夔對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
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
結詔夔巡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爲弩樓車箱獸圈
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
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綽弟椿字令欽性廉慎沈

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

討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太統初拜鎮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帥都督行弘農郡事椿
當官強濟特爲周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
衆心者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
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旣爲本邑以
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爲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亮字景順綽從兄也祖雅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王門郡守父祐泰
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等皆著名西土一
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內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
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魏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
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椽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

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寅作亂以亮為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寅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為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為關西行臺引亮為左丞典機密魏孝武西遷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魏文帝子宜都王式為秦州刺史以亮為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為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為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周文帝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為岷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

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書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愈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黃門侍郎

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寅西討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寅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寅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闔門百口即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間隙便有問鼎

之心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主之恩義未洽於人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寅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寅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寅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寅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寅周旋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中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弟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

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帝爲丞相引爲府屬其見親待出爲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論曰周惠達見禮寶寅遂契濶於戎寇不以夷險易志斯固篤終之士也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脩太平之禮於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爲朴變奢從儉風化旣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寵榮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體非弘廣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

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終

魏州中書
氏關南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魏州中書
氏關南

韋孝寬

兄復
慶子世康

韋瑱

子師

柳蚪

弟檜 慶
機弟弘旦 肅 從子寒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
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
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
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
惠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
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
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

孝寬爲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末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
賜爵山北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
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
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帝自原
州赴雍州命孝寬隨軍及尅潼關卽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
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
峰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
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
孝寬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
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
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
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

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難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
恒及琛等嶠澗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爲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
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爲劫盜孝寬示以威信
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
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
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
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
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
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
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
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
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

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竝崩壞孝寬又隨崩處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

若有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勳玉壁置勳州仍授勳州刺史齊人遣使

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沒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並致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

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旣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

人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若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烟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無辜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日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柵樹不扶自豎令謀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車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

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鵝又募山南驍銳汾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鵝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出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善忠良闔境熬然

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咎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以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

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爲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九年除徐克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爲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黃城邨公梁士彥攻廣陵孝寬率衆攻壽陽竝拔之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

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其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小以司徒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鑿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是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爲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竝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

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竝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旣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迥自出戰又破之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

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振瞻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寬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慙愚誠今奉嚴旨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諡曰貞六年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

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相以其父平尉遲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受禪歷位恒尾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諡曰定仁壽中文帝爲晉王廣納其女爲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愛

夔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夔養高不仕虚心敬悅遣使辟之借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夔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夔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愈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

北史六十四
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
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覓荅帝詩願時
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
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覓至宅訪以政事覓仰視其堂徐而嘆曰
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
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覓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
乃造覓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覓至賓館覓不時赴弘正乃
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
與覓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城唯取一匹示承
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總管覓至州與孝寬相見
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覓負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
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之操行雖

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
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覓辨其優劣覓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
迹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
宣帝在東宮亦遺覓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覓
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微不可縱志不可滿竝
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覓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孝寬子
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覓神色
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覓又
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
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及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
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藁
攷文筆多竝不存建德中覓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

條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
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
煩雜悉無用也朝晡莫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
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竝不得爲
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忽違吾志也
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賵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于世康

世康幼而沈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漢
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
夫汚陝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百
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爲戶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
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

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
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
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莅
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
事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
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况孀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
世文竝從武役吾與世冲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
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興言遠慕
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
禮部尚書世康寡嗜然不慕勢貴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
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

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
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
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
成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
拜陳讓願乞骸骨上曰異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
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
并楊益四大總管并楊益三州竝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
論以此爲美世康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卒於州聞而痛惜贈大將
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李弟世約宦塗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隸別駕次

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北城
爲玄感所獲命爲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
於高陽少子福漿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沒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
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隋文帝爲丞相從季父孝寬
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
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
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爲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略定九江
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
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
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緡絹萬段謚曰
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

齊詔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泰
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
隨州刺史

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脩武縣侯授左
旅下大夫出爲魏郡太守及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
廷遣藝李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
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寬卽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
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別封一子文帝受禪進封魏興郡公拜齊
州刺史爲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
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
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
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在周釋禘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

度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
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
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隋文帝踐祚徵
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
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
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竝赴長城上降
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爲南
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旣至南寧渠
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
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
州長史元崑性方正按冲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洸馬世
約譜崑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

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竝聚衆爲亂冲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犍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及文帝爲豫章王暕納冲女爲妃徵拜戶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曾祖惠度姚弘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周文帝爲丞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大統八年齊神

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人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爲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

師字公穎少沈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象字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

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爲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受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爲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爲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爲雍州刺史存望第以司空揚雄尚書左僕射高頴立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爲法曹從事世康志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師與左僕射高頴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妃除汴州刺史

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師宗人謨仕周位內史大夫隋文帝初以定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蚪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蚪秀才兗州刺史馮雋引蚪爲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蚪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潁

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諷爲北府屬竝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詼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李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盥藥周文許焉又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蚪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盜當時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八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

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蚪弟檜檜字李華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

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
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
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
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
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
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
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
蚪爲秘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哀
貶人倫弟則管轄郡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
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
昔在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
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

魏興華陽二郡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
曰常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疾
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
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
所獲旣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
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卽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
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
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
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斌字伯達年十七齊公憲召爲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
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仇之志武帝時衆
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

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爲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爲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檜弟鶯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爲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乃矯爲周文書以安之並卽降附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略漢川以帶韋爲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廢帝元年出爲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轉汾陰令發

摘姦伏百姓畏而懷之周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城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爲益州總管漢王贊爲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爲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爲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公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爲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勳侍郎鶯弟慶

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書不爲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所漏時僧習爲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

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
權貴請託吾竝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
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卽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
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以此從彼
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
以苦■終喪旣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
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卽請奉迎輿駕仍
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
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疆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洛陽乃得
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

北雍州獻白鹿群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
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
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
橘猶自可移况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欣魏之懿
親其甥孟氏屢爲克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
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
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
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請京師寄人居
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
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
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
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乃懷

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爲十二部以慶
爲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
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
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空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
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
昔于公斷獄無私闢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
河縣男除尚書左丞攝計部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
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逾怒曰卿若明其
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
者爲不明臣有不爭者爲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
爲不明之君耳周文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周文默然明日謂慶

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
爲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
直無所回避周文亦以此深委仗焉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
夫周孝閔帝踐祚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
引爲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寬有隙及寬參知政事慶遂見
疎忌出爲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爲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
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爲郎迄爲司會府庫倉儲竝其職也及在宜
州寬爲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
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乘錦數匹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爲司會
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
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

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責於此乎護逾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

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爲魯公引爲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爲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帝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爲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爲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子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

此昂機竝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催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寬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

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以父蔭爲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黃門侍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父修理爲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讐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

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
上知之大怒令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
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與同
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

機弟弘字匡道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
爲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內史上士歷小宮尹御正
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偃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
正逢滋水暴長所齋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
人見爲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爲美足下假物
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慚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
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稱於時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
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

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所
痛惜如此有文集行于世

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行軍長
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開府封新城縣
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浙魯三州刺史竝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
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爲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
美之徵爲太常少卿攝判黃門侍郎事卒子燮官至河內郡掾
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文帝作相
引爲賓曹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
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
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達云柳肅在宮犬見疎斥帝
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

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適足以相誑誤願勿納之庶人不憚他日謂臻曰汝何泄漏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橫除名乃召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

機從子審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審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于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宮師中士轉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審之讀祝文音韵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爲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審之雅望善談諠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

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審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啓人可汗求和親復令審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爲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祚復拜光祿大業初啓人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審之諭令出審還拜黃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拜爲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蕃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誠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

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饗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饗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饗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饗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基關右似商周之不敵若漢楚之爭雄又連官渡之兵未定鴻溝之約雖弘農苑齊卒先奔而河橋北芒周師撓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齊謂兼并有餘周則自守不足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千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醜酒未央飲馬清渭孝寬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析骸勢危負戶終能

奮其志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催大敵齊人旣焚營宵遁高氏遂憤恚而殂雖卽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關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之得喪寔亦二國之興亡者歟韋夔隱不負人貞不絕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之高人也明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人物見重京華瑱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蚪兄弟雅道是基竝能譽重搢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匪躬是蹈莅官從政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訕於一時實獲申於千載矣機立身行已本以寬雅流譽至於登朝正色可謂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人斯之謂矣雖幹略見稱終乃敗於驕寵惜矣

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終

藝文印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藝文印

達奚武

若干惠

怡峰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孫德懋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竝爲鎮將武少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爲別將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周文帝從平悅封須昌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周文欲并兵擊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周文意同遂禽之周文進圖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

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破之進爵高陽郡公四年周文援洛陽武爲前鋒與李弼破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芒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陝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略漢川梁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修乃降自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爲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以大將軍出鎮玉壁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隨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

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遣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迹罕通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

還卽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綵百匹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略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

爲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爲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
懋大象末爲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也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
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別將從賀拔岳以
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
戴周文仍從平悅拜直閣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
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
東巡洛陽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
舉北豫州來附周文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爲右軍
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兵乃萃右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
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皆披靡至夜中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
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

角收軍而還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周文陳
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虧於一篲歔歔不自勝周文壯之遷司空
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及侯景內
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病薨於軍惠於諸將
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周文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
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周文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兄重如
此及薨爲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加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
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父爵長樂郡公尚周文女位開府儀
同三司大馭中大夫後錄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
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蛇公曾祖文興州刺史峰少以
驍勇聞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

等同謀翊戴周文進爵爲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峰與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峰卽從周文帝拔迴洛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右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周文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峰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驍將周文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峰功封昂長沙郡公昂弟光少以峰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光弟春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中以亮著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姿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以功封廣興縣子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周文及平悅後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衆至數萬周文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燾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燾命二騎日出追大軍賊黨兇懼一時降服及周文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加侍中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周文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

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清靜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周文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周文廟廷子昶嗣昶尚周文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三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靜天水郡守靜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余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議翊戴周文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來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

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遷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周文征伐累有戰功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羗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群羗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子慶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性剛鯁有胆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建議迎周文達贊成其議請輕騎告周文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今達馳往周文見達慟哭遂以數百

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附周文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周文謂諸將曰當清水公遇禍之日君等性命懸於賊手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同雪讐恥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偉破曹泥後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進爵爲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後乃送款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爲如其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武遂受脩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爲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

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爵樂川郡公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擊万俟醜奴後從周文討平侯莫陳悅大統初累進爵爲石城公果性强記兼有權略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竇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

落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郡公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人稱之薨子明嗣爲黎州刺史與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性聰敏有行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周文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爲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旣而目祐祐卽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

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迎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葭鄉縣伯後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周文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爲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鐵所向無敵齊

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
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賜姓大利稽氏
進爵懷寧郡公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周文不豫祐與晉公護蘭
蘭祥等侍疾及周文崩祐悲慕不已遂得氣疾周孝閔帝踐祚拜
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
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之爲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及
卽位禮遇彌隆加拜司馬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宴每
被別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殊遇常辭疾避
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權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宣州
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
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
言及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周文每歎之

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
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
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爲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余朱榮入洛封房城縣男
後周文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泣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周
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寧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卒贈柱
國大將軍都督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略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輔國將
軍都督及周文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爲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
爲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爲鄜州刺史威時望旣
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

和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進爵抱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爲太傅薨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末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閑雅胆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尒朱天光定關中天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周文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卒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尒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仍從周文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封東平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除華州刺史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

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恒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回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葭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從尒朱天光平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爲心膂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周文從平悅累功授潁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疎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惠爲心不過識千餘字

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世人也少慷慨有謀略初陷万俟醜奴余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稱順及周文統衆弘求謁見乃論時事卽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差武功封鶉陰縣子周文嘗以所著鐵甲賜弘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累功賜姓紇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周文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卽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氏等並破之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周孝閔踐祚進爵雁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爲岷州刺史弘雖武將而動

遵法式百姓賴安之三年從隋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後進柱國

大將軍歷位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薨于州子仁恭嗣

仁恭字長貴性寬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甚厚尋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將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次子德懋少以孝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難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間大業中位尚書駕部郎卒官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位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論曰周文接喪亂之際乘戰爭之餘發跡平涼撫征關右于時外
虞孔熾內難方殷羽檄交馳戎軒屢駕終能蕩清逋孽克固鴻基
雖稟算於廟堂實責成於將帥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
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庫狄昌梁椿梁臺田弘等竝兼資勇略
咸會風雲或效績中權或立功方面均分休戚同濟艱危可謂國
之爪牙朝之禦侮者也而武叶規文后得雋小關周瑜赤壁之謀
賈詡烏巢之策何以能尚一言興邦斯之謂矣惠德本以果毅知
名而能率由孝道雖圖史所歎何以加焉勇者不必有仁斯不然
矣以赫連達之先識而加之以仁恕蔡祐之敢勇而終之以不伐
斯豈企及之所致乎抑亦天性而已仁恭出內榮顯豈徒然哉德
懋道協天經亦足嘉矣

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終

魏川中鳳圖
氏周南甫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魏川中鳳圖
氏周南甫

王傑

王勇

宇文蚪

耿豪

高琳

李和 子徹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韋祐

陳欣

魏玄

泉命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

以功名自許從孝武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周文奇其才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爲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將士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遂拔之謹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張掖郡公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後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又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總管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卽位拜上柱國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數從侯莫陳悅賀拔

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周文爲丞相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恭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周文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大軍不利唯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頗有優劣文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姓庫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特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雄性勇猛爲當時驍將矜功伐善好論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慚恚因疽發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

宇文蚪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略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爲行臺信引蚪爲帳內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爲公禽竇恭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合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蚪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尅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子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爲公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

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周文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周文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竝居豪之右豪不能平謂周文曰人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周文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髀髀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卒周文痛惜之子雄嗣位至大將軍高琳字季珉其先高麗人也仕於燕又歸魏賜姓羽真氏琳母嘗被楔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人衣冠有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將來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

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從孝武西遷封鉅野縣子河橋之役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卽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周孝閔帝踐祚進爵韃爲郡公武成二年討平文州氏帥還帝宴郡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寶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走歸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襄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綠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爲夏州酋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爲州里所推賀拔岳作鎮關中引爲帳內都督後從周文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周文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委任每稱吾意又賜名意焉改封永封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爲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進在國大將軍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意是周文帝賜名帝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爲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嗣徹字廣達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

隨晉王廣鎮并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獎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數與熲善被疎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鳩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爲周文所知嘗謂之曰若伊

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
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穆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
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
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周孝
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寔少修立有
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
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
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周保
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豐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爲周文親信
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周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

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
史中大夫侯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
夜遊乃以雄爲河州刺史雄先已爲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道先入功居多加上開
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
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事
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爲北地太守子孫因家于北
地之三水植少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絕倫仕魏爲義州刺
史甚有政績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後從周文破沙苑戰河橋
進大都督涼州刺史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平之
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周孝閔帝踐祚進爵郡公時帝幼
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
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
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兄安得知
而不言龍恩竟不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
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
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免禍
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
其弟萬壽竝預其禍武帝以植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闕南魏孝
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
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曰

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
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爲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
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略少從長壽
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鷓路頗
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後朝
士流亡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
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卽率衆衛
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
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
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
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
爲其長史楊伯闢所害贈司空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

三司改封潁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爲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沒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授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周文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久

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附法保率兵赴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王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周文以欣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位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憚欣等不敢爲寇周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州刺史卒於州欣與韓雄

里閨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少慷慨有膽略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而玄母及弟竝在宜陽玄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闕南鎮撫周文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周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閭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王進爵爲公及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命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命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命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胙以命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命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命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命與刺史董紹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玄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

皆畏而不敢言。命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命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命昔莅東雍，爲吏人所懷，乃表命復爲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命與戮之。闔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命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命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命知之，殺岳及猛，略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命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命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公力

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命而東。以窋爲刺史。命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幸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效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命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周文戰於沙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爲郡王簿，十四爲縣令。及長，有武。高敖曹攻洛州，與命力戰拒守，矢盡以捧杖扞之，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命之東也。仲

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窟以功封豐陽縣伯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譽大統十三年行荊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周文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禽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荊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

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爲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子肅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沔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師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沔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周文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

京師周文責以不早歸國答曰不能效節實以此愧耳周文深嘉之封沔陽縣伯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周文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略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遷哲攻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周文賜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

破之及田弘旋軍周文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周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武成元年朝于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

數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
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
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
曰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
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
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閨人守獲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
間縱酒歡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遷
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玄逸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為鄉閭信服為安康郡守
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
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

爭帝乾運兄子略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周文令乾運孫法洛
至略卽夜送之乾運送款周文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
都數旬尅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尚書右僕射子
端嗣略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乾
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略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白獸蠻猛仕梁位南洛北
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周文厚加撫納復
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
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
艱阻遂入白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
而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後從田弘破漢

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楊雄字元略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遷以功封邵陽伯位征東將軍楊州刺史雄起家奉朝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平州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改封魯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出內保全爵祿子長寔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襄陽仕晉爲建威將軍遂爲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大同中爲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周文方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啟求入覲及至進爵靜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襄仕梁爲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周文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周文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爲刺客所害

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蚪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效節擾攘之際各能屠堅覆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備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謹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峭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貢之慮皆其力也泉命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

語楊雄任兼文武聲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竝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終



